

真實傳奇

兩岸楊培基的故事

一條臍帶兩種際遇

● 傳新

關山楊家出身望族

在湖南省瀏陽縣社港區，有個山環水繞，風光旖旎的關山村。明宣德年間，杭州府知縣楊源亨任滿退隱，在此定居。六百年來，世事滄桑，朝代更迭，而「關山楊家」子孫繁衍，長盛不衰。清咸豐時，其十五代孫楊遐齡官拜「奉直大夫」、「朝議大夫」、「昭武都尉」，授田數百畝，晚年返里，大興土木，營運住宅，一年之後，「關山大屋」，拔地而起。

在連牆接瓦的大屋中，建有三道正門。每道門前都有地坪。通頭門的大路旁有個小山坳；一座刻有「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石碑屹立其上（此即後人稱之為「

碑石坳」的由來）。

橫貫頭門地坪的大路邊，有個半月形的人工池。沿池塘的弧形後岸，以白底彩繪圍牆環繞，形成正門的巨大屏風，且在池水中投下了自身的側影；而池水的折光，又反射到圍牆上，流光、溢彩，交相輝映，巧奪天工。

頭門的八字牆邊，兩株枝繁葉茂的槐樹相對而立，宛如護門的「亭哈二將」（故關山大屋又名「槐樹屋場」）。門洞中兩間相對的門房，是更夫與護院的住所。

經二門，進入一對石獅環抱的第三道正門，是七翎七棟的「金華堂」正廳，其縱深達四十公尺，廳中高懸「氣重金華」、「光昭日月」、「慕義可風」、「制誥」等

「御賜」鑑金匾額。大廳兩側，對稱的廂房，鱗次櫛比；雕花門窗，典雅別緻；八個天井，左右相對，寬大光敞，氣勢恢宏。

楊遐齡之子楊耀宗，係清同治五品同知。他繼承父志，在正廳之後又擴建了兩個「四大庭」。其一為日常起居室，正門開在花苑走廊之中，門楣上懸有「大夫第」的匾額，門內東西南北四個大廳，呈「十」字形分布，「十」字的中心，是以方條石砌成的正方形，立體大天井，與客廳的方磚地面持平。在天井與四大廳的條石階檐之間，有寬、深盈尺以條石鋪墊的方框形水渠，以承接四方屋檐垂直注落的雨水。沿階檐內側一尺深，又以朱漆雕欄環

繞，使四大廳的外向，又形成一個互通的方形內走廊。這樣，高處的正方框屋檐，中層的正方框欄杆與地面均成正方形的天井、水渠、階檐走廊上下對應，內外襯托、渾然一體。每逢大雨，屋面四角的大量積水，從大型槽瓦飛瀉而下，有如凌空瀑布，尤為壯觀。

另一棟「四大庭」，與前者并排銜接，是專供讀書、住客的兩層樓房，仍以天井為中軸，樓上樓下，各有四個廳與對應的廂房。樓下圍牆之中，又伸出個八字牆。大門上有副暗寓「關山」地名的對聯：「關西世業，山東學源。」樓上正中，沿天井四週建有內欄杆，在外向寬闊的走廊上，也以朱漆雕欄圍繞。憑欄抒目：近處是波光粼粼的池塘，阡陌縱橫的田園，星羅棋布的房舍，蒼翠欲滴的竹林；遠處是層層疊疊、郁郁蔥蔥的群山，令人心曠神怡，陶然忘機。

總之，這些宏偉建築，經歷代擴充，到清末形成了房屋數百間，方圓兩華里的「關山大屋」。即使暴雨滂沱，大雪紛飛時，人們在屋內徜徉一公里，也不會打溼衣服，沾污鞋襪。

住「四大庭」西廳的楊敬美，係楊耀

宗的次子，通經史、善詞令、工詩文。清光緒時任湖北省五品巡檢。其第三子楊德權，於講武堂畢業後參加北伐，屢樹戰功，擢升至團長、軍校教官、軍官大隊長等職。他有三個妻子：元配李氏、二房陳氏均膝下荒涼；三房譚氏，於一九三三年生下一對雙胞胎。在旁助產的李氏，將首先問世的孩子繫上一根紅毛線，稱之為大毛，後出生的稱為細毛（此乳名沿用至今），滿「三朝」族人「送號」時，將大毛取名為培元，細毛名培基。十多年後，因某些戲劇性的原因，他們又演變為兩個楊培基，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文學基礎十年磨礪

半生戎馬，中年得子的楊德權於一九三四年激流勇退，解甲歸田。他對天真活潑的雙生子，在生活中倍加愛護，而管教上卻極為嚴厲。他經常告誡家人：「嚴

父出孝子，慈母育敗人」，特別是官宦世家，書香後代，放任自流，就將碌碌無為，坐享其成，變為辱及祖先的敗家子。」當雙生子滿四歲時，他就用一面是圖，一面是字的（文圖卡），教兒子認識了三百個漢字，因之雙胞胎五歲上學時，已是「

十月先開嶺上梅」每逢班級考試，前二名總是學生兄弟蟬聯，深得老師的讚賞與族人的歡心。

然而，望子成龍心切的父親，從不以此為滿足，他把「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的信條實施到極限，每逢寒、暑假，也從不讓孩子「隨」同學們去「嬉」戲，而將他們送入族辦私塾，讀老書。規定黎明即起，溫習前一天講授的課文，然後到他床前背誦；間常還將他們分鎖在兩間書房裏，進行全文默寫。每週要作一篇文言文；大年初一，也要練習書法，寫出「新正發筆，萬事大吉」、「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的紅帖。上述測試，稍有差池，就掄起寫有「板子南山竹，不打書不熟」的「教鞭」，大肆伐撻。母親們急得團團轉，而又從不敢趨前勸阻，常常是去找叔、伯前來解圍。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學生兄弟歷經十幾年磨煉，先後讀完了（瓊林幼學）、（集韻增廣）、（四書）、（詩經）、（春秋左傳）、（古文觀止）、（東萊博義）、（唐宋詩詞）等名著。父親的鞭子，常打得他們鮮血淋漓，但也打出了他們的文學基礎。族人常說：

「雙胞胎的老書功底，是同一位名師教出來的，是同一根鞭子打出來的。」此話不無道理。

兒童本性人小鬼大

就一般人來說，「人小鬼大」是對雙胞胎的褒詞；誇他們啟蒙早，讀書多，知識廣；才思之敏捷，言行之乖巧，超出同齡人；是典型的「精靈鬼」，但此語出自孩子父親之口，卻是十足的貶義詞，意指他們年齡雖小，鬼點子多，「常做出這些連大人都想不通的鬼事」。

其實這也不足為怪。一株破土的初苗，即使生在石縫裏，圍在籬笆內，它也會繞過障礙，擺脫約束，在大自然中找到自我發展的空間。「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南宋葉紹翁的詩，就是這種自然規律的寫照。同樣，嚴格的禮教約束，沉重的學習負擔，雖使童心受到了扭曲，個性受到了壓抑，但他們仍會尋找縫隙，去伸展兒童的本性，找些開心，尋點刺激，乃至演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來……。

一、賭吃油餅
同一先天遺傳性和後天所得性，形成

了雙胞胎相同的氣質，相同的相貌，加之服飾一致，語音相似，人們很難分辨，笑話百出。

五歲那年，他們隨母親去外鄉看湘戲。劇場內外，人山人海，攤販林立。大毛偶過一家油餅攤，叫買十個油餅。攤主不知他是想帶幾個給細毛吃，便隨意答道：「這餅是糯米加糖油炸的，大人都吃不下十個，你『土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氣！」大毛靈機一動，便趁勢打賭：「我吃完十個怎麼辦？」「那我不要你付錢！」店主把握十足地說。「一言為定，請旁邊賣花生的叔叔作證。」大毛說完，操起筷子就吃。但當他吃完五個時，就難以下嚥了，瞥見攤子上沒開水，便佯稱吃得太快，梗住了喉嚨，喝口茶再來，並將脖子上上的銀項圈取交攤主作信物。攤主信以為真，只說了聲「快去快來。」大毛隨即叫出細毛，告知打賭的全部過程，交代他再吃五個，取回銀圈就回。細毛忙將自己的頸圈戴在大毛脖子上，趕到攤子上說：「我喝過水了」，就狼吞虎嚥地吃了六個油餅，就兄弟所吃的總和達到十一個。他宣布「打賭勝利」，拿起項圈就走。攤主驚得目瞪口呆，自認倒楣地說：「這小鬼是個

橡皮肚子！」

雙胞胎與高采烈地回到劇場，母親見他們滿嘴是油，相視而笑，便問吃什麼去了。大毛將賭吃油餅的事如實以告。其母嗔怒道：「人家是小本經營，經不得騙。你爸得知，又會打爛你們的屁股。」便領他們去還錢道歉。攤主見是一對雙胞胎，才恍然大悟。收錢後高興地說：「小孩子玩點鬼聰明，沒有關係，主動送錢來，就不是存心騙人。」說罷，還招來一些人看他們演的「真假孫悟空」，以致觀眾大嘩，至今引為笑談。

二、兄弟顛倒

某日，五歲的雙胞胎同往地窖裏取紅薯，地窖門很窄，僅能容一人通過。細毛先入，大毛在後；而轉身出來，自然是「後隊改為前隊」，變成大毛在先，細毛在後，這種先入後出的狀況，引發了細毛的聯想。他一本正經地說：「哥，我們今後的稱呼要改換過來。從進出薯窖的順序來看，是我先鑽進媽媽的肚子，呆在裏面，後進去的你，呆在外面。所以出娘胎時你反而在先，是我把你推出來的。我才是首先投胎的哥哥。從現在起，你叫我哥，我稱你弟，才合道理。」大毛當然不願丟掉

兄長的頭銜，強調自古至今，都是先出生為大，細毛不以為然，引經據典地說：「可自古以來，也有先入為大的先例。我們曾聽過老師給姑姑講（史記）中楚漢相爭的故事，說項羽與劉邦有約：『先入關者為王』，可見先進去的為大王。」大毛反駁道：「可事實正是後入關的項羽當了。」

西楚霸王，鴻門宴上，甘拜下風的劉邦差點被范增指使『舞劍助興』的項莊殺掉。細毛又不服氣地說：「那是當時楚霸王勢大，壓服劉邦，我們就不能用打鬥來改變『先入關者王』的正理。」為了不傷和氣，大毛便妥協地說：「既是雙胞，哥、弟就沒什麼高下之分，我們就換個稱呼吧。」兩天之後，孩子的爸聽到他們兄弟的稱呼顛倒了，便追究原因。雙胞將上述過程如實以告。其父怒斥道：「長幼有序，尊卑有別，按出生順序，大毛當然是哥哥，怎能兄弟倒置，人倫顛倒。再這樣胡鬧，我打斷你們的牙齒！」經最高法官這一裁定，過了兩天哥哥癱的細毛，豈敢有違。故顛倒了兄弟稱呼又重新顛倒過來。

三、為嫂報仇

雙胞胎的一位堂嫂膝下無子。對學生兄弟非常鍾愛，有次在夫妻爭吵中遭到毆

打，便哭數其夫如何不正經，與村裡某婆娘長期私通姦情。雙胞胎聽了非常氣忿，表示要為嫂報仇。堂嫂嗚咽著說：「這事連族長都不管，你們六歲的孩子，又怎能出面打抱不平？」學生兄弟說：「明的不行就來暗的，我們會想出辦法。」

當天深夜，他倆找來個大竹筒，灌滿糞尿，悄悄地斜靠在那婆娘的房門上，然後輕輕地敲門。那女的以為是輕車熟道的情夫來了，便下床開門。雙胞胎聽到其下床的聲音，便輕輕地退往不遠的牆角看好戲——隨著房門一開，竹筒往裡一倒，滿筒的糞水都倒在她腳上。隨後就聽見她罵道：「是那個短命鬼想方設法來害人，該千刀萬剮！」大概是忙於清洗的緣故，她關上房門，點亮油燈，沒有出來。而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的學生兄弟，卻興高采烈地班師返回。次日，他們還特意去現場勘察一番，察覺屎尿未乾，臭氣未盡。堂嫂得報，破涕為笑。但一再交代他們，絕勿外揚，以免堂兄懷恨，報應循環。

四、炸鵝雪恨

同年十月，村裡某人結婚。按傳統習俗，女方送親時將一對大白鵝分裝在兩隻竹籠中，挑到男家報喜。當「喜鵝」放出

吃食時，雙胞胎從旁路過，不料兇猛的雄鵝，伸長蛇一般的脖子，張開偌大的翅膀，撲向細毛，將其褲管啄破，小腿出血。兄弟懷恨在心，合計殺鵝除害。

當人們入席喝酒，將鵝關進籠子後，大毛將選好的菜葉放在籠前，趁其伸出腦袋吃菜時，一把抓住鵝頭，細毛將一個瀏陽大花炮（慶典助興的單響大鞭炮）塞入鵝嘴，既嚥不下去，又吐不出來，然後點燃引爆線，隨即跑開窺伺。隨著一聲巨響，鵝嘴炸成個「一」字。雙胞胎不敢久留，便西瓜皮釘鞋掌——遛之大吉了。回家後謊報細毛的褲管，是荊棘刺破的，未引起任何懷疑。只是新郎公氣得要命，無的放矢地大罵一通。

氣憤填膺懲罰學霸

五、懲罰「學霸」

一九四一年春，雙胞胎考入公立高級小學。九歲的孩子，初離父母，到距家八華里的學校寄宿，且每餐都是公式化的豆腐鹽菜配飯，母親自然要他們帶些吃的。但學校紀律甚嚴，禁止帶私菜零食。每逢星期天下午學生到校時，以畢業班學生為核心的「自治會」，指派警衛組的成員

，揹著木槍，把守校門，履行海關式的人身檢查。搜出的食品，卻送交校長室。而校長的兒子，卻是個不受「禁吃零食」限制的特殊「學霸」。他將差點的食物送給相好的同學，好的則當眾享用，大家敢怒而不敢言。雙胞胎氣憤填膺，商量了懲治的辦法。端午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他們從洗鍋用的竹刷把上折下許多又細又尖的竹籤，密密地插在一個大包裏。不出所料，帶入大門時又被沒收。一天之後，只見「學霸」捂着嘴巴，皺起眉頭，不斷抽氣。雙胞胎故作關心地問：「你哪兒不舒服？」他答道：「不知哪個剝膽鬼，把竹籤藏在包子裏謀害老子，查出來我要爸爸狠狠地打！」學生兄弟一語雙關地說：「理當報應！」事實上端節過後帶包子的人很多，且又是同一商店的產品，這樣的無頭案即使包拯再世，也審不出來的。

六、「謹防螞蝗」

本村有個愛捕魚、善捕魚的人，綽號「水獺」。一個驕陽似火的夏日，他將榨過茶油的碴餅碾碎，用沸水泡發，趁男人都去割禾時撒到河潭中毒魚，但在家的婦幼都傾巢而出。「水獺」見「撿野魚」的人多，「為他人作嫁衣裳」，太不合算，

便怒喝道：「哪來這麼多娘們，快些滾蛋，我要脫褲子了！」說完，果真脫得一絲不掛。有個婦女說：「你脫你的褲，我撿我的魚，沒閒心看你。」另一個「潑辣婆」說：「誰怕你脫褲，我見得太多了，有什麼奇怪？」而旁邊一個智商不高的「傻妹子」卻不以為然地道：「說不怪又怪，他肚皮皮下怎麼漆黑一團？」在一片笑聲中大毛插言道：「那是個防螞蝗咬的棕衣包。」細毛又添油加醋地說：「你沒戴棕衣包也得懂防螞蝗，咬進去就拉不出來！」

「傻妹子」信以為真，立即從水中跳到岸上，一本正經地說：「我沒有棕衣包，用長柄網兜撈點小魚算了。」引得笑聲滿河。

諷刺老師父子革命

七、諷刺老師

一九四二年冬，雙胞胎高小畢業，寒假中又入私塾讀（古文觀止）。有天下午

，他們因遲到受「留堂」處分（推遲放學），老師在講台上改文章，監視他們溫習課文。半小時後，大毛不耐煩了，用紙條抄了一副對聯給細毛。上聯是：「早到早歸，遲到遲歸」；下聯是：「先生先死，後生後死。」先生在掃描時發現他們傳運

紙條，收去一看，勃然變色道：「教不嚴，師之情，你們貪玩遲到，理當處罰，怎敢辱罵先生！」大毛辯道：「非敢欺師誹道，那上聯是說你處罰合理，下聯的含義是先生下的人老得快，而後生可畏，當然死在後面，這是客觀規律，先生不能硬譯。」對此種模稜兩可的解釋，老夫子也不便過分責難，只是心裏記一筆帳。

另一個嚴寒的早晨，雙胞胎到老師床前背誦「留侯論」，因不夠流暢而間有脫落字，老夫子罰他們站在臥榻邊重溫課文，時而被被子裏伸出頭來窺視一下，見沒有搞小動作就將腦袋縮進被窩裏，如是反覆者再。有次見細毛望著老師竹籠中的畫眉鳥出神，便怒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你望著畫眉鳥有何出息？」細毛答道：「我是想起一副對聯。」老師接問：「甚麼對聯？唸來聽聽。」

細毛唸道：「畫眉籠，養畫眉，畫眉鳥飛上飛下。」老師說：「這只是個上聯，那下聯呢？」細毛猶豫不答。膽大的大毛代答道：「烏龜洞，藏烏龜，烏龜頭，縮進縮出。」老夫子聯想到自己伸出縮進的頭，大發雷霆地質問道：「這不又在指桑罵槐麼？舊帳未了，又添新帳！」細毛

辯道：「我本不想唸下聯，怕您多心，是您追問，哥哥才應命代答的。」老先生惱怒地說：「我現在不和你們理論，晚上找你們父親評理。」為此，引發出一場軒然大波。

八、父子革命

當天放學後，先生果將上述兩事通報於雙生子的父親。送客之後，他咬牙切齒地說：「師道尊嚴，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你們學業鬆弛，不服管教，欺師犯上，這還了得！馬上給我寫悔過書，回來再和你們算總帳！」「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難臨頭的雙胞胎，遲遲不能命筆，認定寫出悔過書，也難免皮肉之災，索性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便趁父親不在時從後門逃出，跑往十五里外的遠親家「避難」。為防父親派人偵緝，只得採用機動戰術，住一晚又投奔另一家。但十歲多的孩子，人緣與活動空間有限，三天之後，終於被家人找回，被安置在伯父家裏。當晚，任族長的伯父召來各房房長，集體送他們回家，名義是啟發孩子認錯，實質是保護他們過關。雙胞胎見保官滿座，且歸途已商定應對之策，胸有成竹。但此時此境，仍如暴風雨前的海洋，表面上雲淡風輕，而大氣

卻顯得異常沉悶而具有壓力。

雙胞胎的父親先發制人：「『養不教，父之過』，而教育之方，也應像我當年帶兵那樣，恩威並濟。而首先曉之以禮，動之以情；如冥頑不靈，就得濟之以威。『君打無懼，父打無羞』，何用出逃？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們私自出走，方向不明，是十足的忤逆不孝，離經叛道！」大毛答道：「可聖賢書裏，也有這般論斷：『君不仁，臣逃外國，父不仁，子奔他鄉』。我們從不想遠遊，更不想遊而無方；而是形勢所迫，出於無奈。」細毛覺得哥哥的話，過於直白，見父親勃然變色，便插言道：「父親教養之恩，縱然是『春蠶到死絲方盡』，但我們經常以眼淚洗面，也只能是『臘炬成灰淚始乾』了！」言念及此，雙胞胎都泣不成聲，大應頓時沉寂，族台們也點頭嘆息！形成了「此處無聲勝有聲」。

出乎意料的是，學生子並沒有「於無聲處聽驚雷」，倒是族台們紛紛進言，基調大多是這樣：父母打罵孩子，都是恨鐵不成鋼。按人子之道，不應有逆反心理。但大毛、細毛，都學有所成，懂得事理，響鼓就不用重槌，儘量啟發他們的聰明才

智，以符族人之殷望。至此，孩子們的父親，也只好順水推舟，起身長嘆道：「他們的聰明才智，用於正途，我日後可能享清福；而如果用邪路上，就可能成兩個大報應！」大概他覺得孩子確已早熟，過多地責難，引來更多地答辯，有損父親的威嚴，而目前的父子革命，也有損家庭的聲譽，故自此以後，沾滿雙生子血淚的竹鞭，已無用武之地，索性置之高閣，成為發人深省的歷史文物了。

真假悟空冒名頂替

九、冒名頂替

先天的臍帶，感情的絲縷，將學生兄弟聯成一體，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時刻不離，休戚與共，酷熱的三伏天，也是睡在一頭。人們贊他們兄弟友愛，像是一副「兩腳規」。而嚴厲的父親，卻認為他們形影相隨，沉瀆一氣，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決計讓他們分開升學。

歷史的車輪，進入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歲的培元、培基，遵父命分別考入岳群聯立中學和岳群聯立師範就讀。不料暑假期間，培元突染重病，幾瀕於危。其父獨具匠心地說：「細毛小時不吸牛奶，是母

親的乳汁喂大的，故體質較好；而愛吸牛奶的大毛，元氣較差，將來只宜當教師。為此，下期開學時應來個掉包計：大毛頂培基的學籍，改讀師範；細毛頂大毛，用培元的名字，去聯中就讀。真假孫悟空，兩校都難分辨。」於是，秋季開學時，培元乃以培基的替身，改往師範報到。師生們都熱情地招呼「楊培基」，而他只能以「您好」作回答，叫不出一個姓名。直到熟讀教室的座次表與授課老師的姓名，才能應對自如，蒙混過關，而好強的細毛，卻不願相應地頂替培元的學籍。而用培基的本名，以插班生的身分另行考入平江縣「敦睦」中學。這便是兩個楊培基的來龍去脈。不久，日軍進逼湖南，湘北會戰揭幕，在「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形勢下，各校相繼解散。兩個楊培基在領到各自學校發給的同名「休學證書」後，就返回老家，重溫「之乎也者矣焉哉」的古典經書。直到日本投降，各校復課，小楊培基才就近插入瀏陽中學就讀，而大楊培基，則隨叔父前往南京，仍憑原校發給楊培基的「休學證明書」考入南京正中中學就讀。

大小培基分道揚鑣

一九四八年冬，畢業於瀏陽中學的小楊培基投筆從戎，於聯勸總部駐衡陽某部政工處任職。而南京的大楊培基則於徐州會戰的炮聲中惶惶度日。在政府紛紛南遷廣州，風聲鶴唳時，收到其父分寄雙生子的信，略謂：「徐州失利，中外震驚。然國軍尚有相當實力，且有友邦支持，鹿死誰手，未可預料。在國軍方面，我桃李滿天下，而共軍方面，毫無淵源。為個人計，你倆分道揚鑣，孰勝孰敗，我左右逢源。望大毛見信速歸，另圖進取。」

「否極泰來」。但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跑完最後一棒的他，在年屆六十時引退回家，以賦詩填詞、撫琴釣魚為樂，間或應邀赴校授課。「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羅隱的詩，應證了孿生弟兄命運的反差。自衡陽撤退的小楊培基，間關千里，取道越南，轉赴台灣。經軍政院校深造，歷練多年，官拜陸軍中將。退役後執掌中華電視公司。

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禮教下，南京的大楊培基於一九四九年春應召回湘。同年九月，考入中南軍政大學，結業後分配到解放軍某部，歷經湘西、抗美援朝等戰役，於一九五五年轉業到湖南文教部門工作。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因其秉性剛直，暢抒己見，笑罵見於文章，針砭不避權勢，以致被劃為「右派分子」，從而飽經風雨，歷盡坎坷，惡性循環，身陷囹圄，二十多年後，歷史的車輪才轉過彎來，得到平反復職，已近天命之年。而生平好強的他，仍以「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精神投入學習和教育工作，多次被評為「先進」，人謂「

通信解禁，何其太晚，這隻斷線的風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通過其叔父與大陸的楊培基取得聯繫，「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兄弟健在，互報平安，固是美事；但台灣的培基，身居要職，時格勢禁，不能效普通同胞回鄉探親，只能用這樣的詩發抒情愫：「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海天相隔，海天還被暮雲遮」在寄給大陸哥哥的另一首「七絕」中，也充滿與親人團聚的熱望：「兩岸睽違數十年，人生聚散定前緣；深期再敘天倫樂，共看『關山』皓月圓」。

而大陸的楊培基，在收到台灣弟弟的第一封信時，仍在勞改農場就業。海外飛鴻，有如奇峰突起，天外飛來，雖能帶給他「歷盡劫波兄弟在」「功名在汝何殊我

」的種種慰藉，但更多的是生離不如死別的苦辣與辛酸！而艱難的處境，又不允許他暢所欲言，常常是採用含蓄隱晦的筆觸以詞抒情，以詩言志。諸如：

(一) 獻衷心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收弟首函，獄中作覆

憶衡陽離別，淚灑長亭。情無限，苦叮嚀：願寒暑珍重，早計歸程。誰知道，辜負了，到如今，團圓夜，破碎心，高牆電網鎖驚魂。聽子規淒切，春去無痕。夜深，人寂寂，冷清清。

(二) 七絕 獄中吟

風如刀片雨如繩，身陷囹圄幾斷魂。難得華章頻惠我，童年往事苦中溫。

(三) 七律之一 鵲報細毛將軍榮膺新命，有感於懷

頂戴朝珠世代傳，而今已覺不新鮮，「關山」①新葉摧陳葉，宦海前川讓後川。武將文豪君一體，牢頭「右派」我雙兼。英雄成敗何須論，各領風騷②數十年。

註①「關山」係雙胞胎兄弟故鄉的地名，是雙關詞。②「風騷」係（詩經）中的「國風」與楚辭中的「離騷」之統稱。現泛指文章詞藻。

七律之二 盼弟回鄉省親

燕南雁北盼歸來，衣錦還鄉效老萊①。四代滄桑經浩劫，一生飄泊有餘哀。雄心尚覺青春在，創業何愁白髮栽。寄語千番難盡意，高堂晚景應珍懷。

註①老萊子，古之孝子，七十歲時著錦衣戲舞以娛親。

變生兄弟久別重逢

一九九〇年秋，大楊培基獲准護母赴台探親。五十八度春秋，四十一年離恨的變生兄弟與年屆八十的生母於桃園機場抱作一團，涕泗橫流，感慨萬千。小楊培基的開場白是：「我四十年來都在軍中任職，不可能回鄉省親，只好勞兄、母遠屈車駕了！」大楊培基望著弟弟肩上的中將星徽安慰他：「拿破崙說得好：『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兵』，既已投筆從戎，就當叱咤風雲，公私就難以兼顧了。」為了珍惜久別重逢的歡娛，不致流淚眼

對流淚眼，斷腸人勸斷腸人，變生兄弟都本著「情到不堪回首處，一齊交付與東風」的詩義，不談往事，不涉政治，只在台灣中、南、東部遊覽，變生兄弟又同床共枕時，才提及往事。每當軍政大員宴請，提及雙胞故事時，大楊培基也總是這樣詮

釋：「我倆雖是一根臍帶下地，四十一年前即已分道揚鑣。理當效當年諸葛兄弟分事吳蜀之故事，外秉君臣之義，內聯手足之情。彼此都不願以個人理念強加於親人，以免引起政爭，傷及感情。望各見諒！」是以旅台三月，母子三人都以尋親訪友，參觀遊覽為主旨，深得天倫之樂。

然而，「相見時難別亦難」，雙胞兄弟自台北告別後，又充滿著濃烈的失落感。大楊培基在回家後的第一封信裏附「虞美人」詞一首：「別來都是荒涼景，雙胞吊孤影。海喬往事夢中溫，聽雨窗前點滴到天明。千山萬水飛難渡，何處離情訴？天涯海角幾多愁，只有團圓之日恨方休。」而台灣的楊培基，也填「眼兒媚」一詞作答：「匆匆歲月逝如流，往事嘆悠悠。兄友弟愛，又成過去，何處追求？天涯腸斷難收。一聲孤雁，百行書箋，萬縷離愁。」月缺月圓，到一九九九年五月大陸的大楊培基又隨湖南遠程教育參訪團赴台考察，與小楊培基再次相聚半月。在堅冰已經打破，渠道日益溝通的切身體驗下，他們對兩岸的前景，都有霓虹色的憧憬。願變生兄弟早日團圓，不再「秋風春月等閒度」。